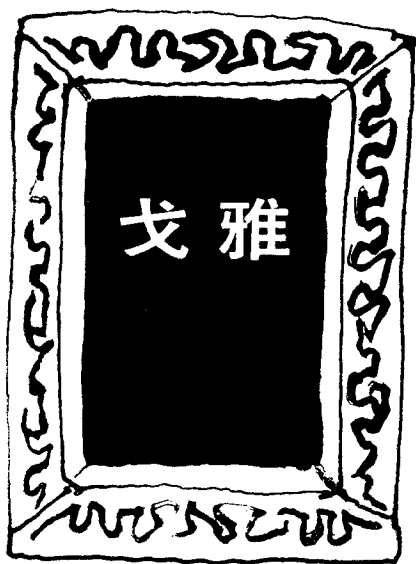




# 戈雅

里昂·孚希特万格著



认识的艰苦道路

〔德〕里昂·孚希特万格著

· 红· 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Lion Feuchtwanger

GOYA

Oder der arge Weg  
der Erkenntnis

---

据 Greifenverlag zu Rudolstadt. 1951 年  
版本译出，插图系根据原书复制。

封面设计：张 守 义

戈 雅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491,000 开 本 850 × 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1  $\frac{1}{2}$  插 页 14

1959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1 年 9 月 湖 北 第 2 次 印 刷

印 数 9,001—46,000

---

书 号 10019 · 1289

定 价 2.15 元

## 前 言

里昂·孚希特万格 是德国近代重要作家之一，一八八四年，诞生在慕尼黑一个富有的犹太工厂主家庭。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七年，他在慕尼黑和柏林学习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和梵文，并获得博士学位。他的早期作品多受“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他翻译和改编过印度、希腊和西班牙戏剧，自己创作的剧本有《华伦·赫斯丁斯，印度总督》(1916)、《战俘》(1919)、《托马斯·万特》(1920)等。他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丑陋的公爵夫人》(1923)和《犹太人徐斯》(1925)都取材于历史。一九二〇年以后，排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开始嚣张起来，孚希特万格对此感到忧虑，因此进行了抨击，这在他最初几部小说中已有所反映。一九三〇年他发表了三部曲《候车站》的第一部《成功》。这部作品被称为德国第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小说，它确定了作者在文坛上的地位。三部曲的其余两部《奥培曼兄妹们》和《流亡》，分别完成于一九三三和一九四〇年。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总标题为《约瑟夫斯》的三部曲：《犹太人的战争》(1932)、《儿子们》(1935)和《即将到来的日子》(1942)。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孚希特万格正在美国旅行讲学。纳粹分子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财产，并把他列入第一批开除国籍的犹太人名单。从此他开始了流亡生活，先在纽约，后到瑞士，最后定居法国。一九四〇年德军入侵法国，孚希特万格在友

人帮助下逃到美国，侨居加利福尼亚州，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在这段时期内，他除完成上述作品外，还创作了《冒牌的尼禄》(1936)、《西蒙》(1944)、《戈雅》(1951)、《愚人智慧》(1952)、《西班牙谣曲》(1955)等长篇小说及其他作品。

《戈雅》是一部历史传记小说，主人公法兰西斯柯·戈雅是西班牙著名画家。孚希特万格原计划写两部关于戈雅的小说，但只完成了第一部。作者以戈雅在一七九三年至一八〇六年间的的生活为素材，描写了这位画家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波旁王朝后裔统治下的西班牙参加了英国组织的反法联盟。当时的西班牙，政治黑暗，王室和贵族荒淫无耻，宗教裁判所草菅人命，进步思想被扼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拿破仑掌权后，西班牙又倒向以法国为首的反英同盟。拿破仑为控制比利牛斯半岛以封锁英国，便胁迫西班牙共同入侵和瓜分葡萄牙。法军以对葡作战为口实，开进西班牙，王室内讧，国王查理四世出逃，其子斐迪南继位。拿破仑乘机逼查理四世父子让出王位，转授给了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这样就揭开了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民反法斗争的序幕。

《戈雅》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小说开始时，农民的儿子戈雅已经是一位有声望的宫廷画师，他沉溺在宫廷贵族骄奢淫佚的生活中，并且自认是个艺术家，可以不问政治。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西班牙政局的恶化，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宫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面对严酷的现实，经过长期的动摇，终于抛弃“艺术至上”的观念，创作了讽刺西班牙宫廷和宗教裁判所的《狂想画集》，还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这些画刊印出来。作者通过戈雅的转变，着重说明艺术与政治是有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和社会负责。这个主题，

在孚希特万格的许多作品中一再出现，它也是作者自己毕生力求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从“为艺术而艺术”到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说明了他在创作上的长足进步。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交给我们的钥匙，无论过去或现在的历史，仍然是不可解的。”对于象孚希特万格这样经历的作家来说，有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戈雅》一书中，作者在钻研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运用近代心理分析方法，塑造了戈雅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一方面还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十八世纪末叶西班牙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使读者有身历其境之感。此外，作者还力图使小说的结构也具有西班牙色彩。例如，书中各章都用一首诗作结尾，这正是西班牙长篇小说的特有风格。作者还对戈雅的绘画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并将自己的这些分析和评价，巧妙地同对戈雅思想和性格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凡此种，都显示出作者的艺术造诣，并形成了这部历史传记小说的特色。

胡其鼎 1980. 1.

# 第一部





# 1

在十八世紀末期，西歐各地几乎都已經結束了中世紀的狀況，但在三面臨海、一面靠山的伊比利安半島<sup>①</sup>上，中世紀却還在繼續着。

为了从这个半島上把阿拉伯人赶出去，几个世紀以来，西班牙朝廷和教会不得不結成巩固的联盟。这只有在国王和主教能够用最严格的戒律把西班牙人民團結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获得成功。他們做到了这一点。他們使西班牙人民在对于王冕和神壇的狂热信仰中團結了起来。这种严厉，这种團結的精神保存下来了。

到了十八世紀末，这个伊比利安的傳統以一种悲喜剧的方式僵化了。早在二百年前，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sup>②</sup>就曾經采用过这种陰郁而怪癖的保守思想为題材。他在叙述一个騎士（一个不能拋棄那种已經变成毫無意义的古老騎士風尚的人）的故事中，創造出一个永不泯灭的形象；他的非常可爱、动人而且可笑的主角已經举世聞名了。

西班牙人也譏笑堂·吉訶德，但是他們並沒有拋棄尊重傳統的思想。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在这个半島上比西歐的任何地

---

① 比利牛斯半島的古代名称，欧洲西南部的半島，西北瀕临大西洋的比斯开灣和加的斯灣。在这个半島上的国家有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殖民地直布罗陀。

② 指《堂·吉訶德》的作者塞万提斯(Cervantes, 1547—1616)。

方都保持得更為長久。武士道德，直到愚蠢的英勇行為，極端尊重婦女（這一點起因於對聖母瑪利亞的尊敬），這些品質依然還是西班牙人的理想。騎士風尚雖然早已失掉意義，卻依然沒有革除。

與這種武士精神並存的，是對於學識和理智的一種輕微的蔑視。同時，他們還有一種世界聞名而且為人詬訾的極端自負——就整體來說，是對於民族的自負，就個人來說，是對於自己門閥的自負。甚至連基督教在西班牙也失去了它的謙恭和明朗，而帶上一種粗暴、黯淡、專橫的特徵。教會變得傲慢、好戰、剛愎和陰慘了。

因此，在十八世紀最後的年代里，這個國家還是歐洲中世紀色彩最濃厚的地方。它的城市，它的服裝樣式，它的人物行動，甚至人的面貌，都足以使外國人感到特別呆板，像是古代的殘跡。

但是，在北部山脈的那一邊，僅僅被這條山脈把西班牙隔開來的地方，就是世界上最明朗、最富於理性的國家——法國。儘管有各種各樣限制往來的措施，法國的理性和它的活力還是越過山脈侵到這邊來。在僵化了的表層底下，這個半島上的人也正在改變。當然，這種改變是非常緩慢的。

當時，統治着西班牙的是一些外國君主，是法國統治者的後裔——波旁王朝<sup>①</sup>。西班牙人本來可以像以前對付哈布斯堡王朝<sup>②</sup>那樣，強迫這些法國血統的國王服從西班牙的風俗習慣。但是，西班牙的貴族卻反而向這些法國血統的君主和他們的法

---

① 法國王室後裔，一七〇〇至一八六八年和一八七四至一九三一年統治西班牙。

② 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和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的王朝。一五一六至一七〇〇年曾統治過西班牙。

国籍近臣学到了一些外国的习俗，而且还有许多人爱好这些习俗。

尽管贵族逐渐有所改变，平民却还是顽固地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大人先生们放弃的权利和义务，平民却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过来。最高尚的娱乐要算是斗牛，这在过去是贵族的特权。不但看斗牛的只限于贵族，甚至也只有贵族才能从事斗牛。现在，贵族已经不再讲究斗牛，平民却更加热烈地实行起这种粗野的风俗来。大贵族们的举止随便了，平民的礼节却反而变得更加严格。鞋匠要求人们把他们当作小贵族看待，裁缝们互相称呼时也带着一些冗长的头衔。堂·吉珂德退场了，堂·吉珂德变成了凡尔赛的文雅绅士；人民接受了他的盾牌和又瘦又老的战马。桑乔·潘萨<sup>①</sup>变成了富有英雄气概而又可笑的堂·吉珂德。

在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法国人民把他们的国王处死了，把大贵族赶跑了。在西班牙这里，尽管这些暴君本来是法国的血统，而且还很不配当国王，但是人民却像崇拜神一样地崇拜这些暴君。在人民看来，国王到底是国王，大贵族依然是大贵族。虽然这些大贵族已经越来越爱好法国的风俗习惯，并且还愿意与共和制的法国缔结协定，但是，西班牙人民却还是兴致勃勃地去和不信天主的法国人作战，情愿去替国王，替他们的大贵族和主教们卖命。

当然有一部分西班牙人，  
在本身上感到这种矛盾，  
他们心里在旧习惯与新事物之间，

---

<sup>①</sup> 堂·吉珂德的僕人。

在感情与理智之间，  
进行着取舍选择的搏斗，  
痛苦和热情的搏斗，  
虽然时常获得胜利，但也有时得不到成果。¹

## 2

卡耶塔娜夫人——阿尔巴第十三代女公爵——在马德里府第里举行了一个戏剧晚会，招待她的朋友们。这一队巴黎宫廷演员是由于对法兰西共和国怀着恐惧，才不得不爬过比利牛斯山逃到这里来的。演出的节目是《玛莉·安东尼特<sup>①</sup>的殉难》，这个剧本是作家贝特林编的，内容虽然是现代的，但仍然保留了古典的风格。

观众并不多，主要是贵族阶级的先生们和夫人们。他们走进了宽敞的大厅，那里的光线明暗适中，为的是便于看清楚舞台上的表演。舞台上高贵而单调地传出来六音节的诗的声调，西班牙人听这种洗炼的法国话并不能完全理解，加上大厅里又很暖和，这就使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的观众逐渐有了浓郁而舒畅的睡意。

这时候，舞台上的王室女殉难者正在对她的孩子们——十四岁的公主和九岁的国王路易十七——讲解高贵的教训。然后，她转过头来向着她的小姑伊丽莎白公主，向她发誓：不论遇到什

---

① 玛莉·安东尼特(J. Marie Antoinette, 1755 - 1793)，法王路易十六之后，生活穷奢极欲，人民恨之入骨，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赤字夫人”，于一七九三年与路易十六先后被法国国民议会判处死刑。

么事情，她都將泰然处之，無愧于她那被杀的丈夫路易十六。

阿尔巴女公爵本人还没有到場，但是她的丈夫維拉布朗卡侯爵（他已經有許多其它的头銜，按照習慣，他又采用了他妻子的头銜）已經坐在前面第一排上了。这位安詳而高貴的紳士，臉形倒不瘦削，甚至可以說是丰满的。他若有所思地用他美丽的、深色的眼睛望着那个面容憔悴的女演員。这时候，她正在舞台上朗誦伤感而凄愴的詩句，这些詩句是在表白她就是已死的瑪莉—安东尼特。阿尔巴公爵对于不是第一流的艺术是很敏感的，他对这次演出一开头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所鍾爱的女公爵却表示：由于宫廷对王后瑪莉—安东尼特的惨死所进行的追悼，使她觉得馬德里的生活死气沉沉，十分無聊，她必須想些什么办法开开心。演一演像“殉难者”这样的戏，能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一种生活的气息，同时也可以表示对法国王室沒落的哀悼。公爵心里很能理解，他妻子的脾气原是所有欧洲各国的宫廷都聞名的，她在馬德里的府第里度着平淡無奇的生活已經有点不耐煩了；他馬上表示贊成，現在就在耐心地抱着怀疑的态度看这齣戏演下去。

他的母亲——第十代維拉布朗卡侯爵的未亡人——坐在他旁边，無精打采地听着。舞台上的那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女人說話的声音多么尖刻刺耳，而且老是哭哭啼啼的！不，瑪莉—安东尼特不是这样的，維拉布朗卡侯爵夫人以前曾經在凡尔賽宮中看見过她，并且和她談过話。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瑪莉—安东尼特是一位婀娜多姿的貴夫人，爽朗而迷人，可能有点过于执拗，而且矜持。不过，她終究只是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女人，一点也沒有維拉布朗卡貴族的矜持的風度。但是，瑪莉—安东尼特跟她那沉默寡言、矜持审慎的路易的关系，不正是有点像卡耶塔娜·德·阿尔巴跟她的約瑟先生的关系嗎？她偷偷地望着她的

兒子，他是她最鍾愛的兒子，性情柔和，身體孱弱，她的見聞經歷都和他休戚相關。她兒子寵愛他的妻子，這是每一個見過他妻子的人都能夠理解的；但是，毫無疑問，他和她在一起就相形見绌，社會上一般人都知道他是阿尔巴女公爵的丈夫。唉，只有少數人才了解她的兒子約瑟。大家看到，同時也夸獎他的沉靜的高雅風度。但是，關於他內心如何愛好音樂，關於他天賦的極其和諧的性格，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連他的妻子也知道得不多。

在舞台上現在出現的是革命法庭的庭長，一個粗暴的人，他正要對王后宣判。首先，他再一次指責了一番她所有的罪行，然後宣讀了列舉著無數罪狀、枯燥無味而且令人生厭的判決書。

德·阿伏瑞先生是法國攝政王的代理人（攝政王正在維洛納<sup>①</sup>代替波共共和黨人拘捕幼年國王統治法國），他身材瘦小，面容憔悴，穿著使節的禮服，陷在寬大的安樂椅里。統治一個已無寸土的国家是不容易的，而要做這樣一個攝政王的使節更不容易。德·阿伏瑞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他曾經做過幾十年煊赫一時的凡爾賽宮廷的代表，但是對於這個新的可憐的局面卻感到有些不易應付。他的主人——攝政王——委託他与馬德里宮廷商洽的使命雖然往往十分傲慢，卻奇怪地出自像他這樣一個人的口中：他的外交官制服已經相當破舊，要是沒有西班牙宮廷的資助，簡直連午飯的餐費都付不出來。德·阿伏瑞先生坐在那里，用他那頂船形帽子來蓋住他外衣上破得最厲害的地方。他的十六歲的女兒捷妮云芙坐在他的旁邊，她身材苗條，臉色白皙而美麗。就連她也十分需要換一身新衣服了，——不論是為法國還是為了她自己。可是，唉，現在他們倒楣了。只要能得到

---

① 意大利城市名。

阿尔巴女公爵的招待，就应当很高兴了。

在舞台上，法庭庭長对女殉难者判了死刑，她回答說，她情願追随她的丈夫于地下。但是人家却不輕易讓她死去，那些不信天主的流氓在最后还想給她一点侮辱。舞台上的恐怖政治家不断用詩句宣布：由于瑪莉—安东尼特多少年来耽于淫乐，以致使法国的威信在世人的心目中降低了；因此，根据人民的意志，要对她施以凌辱，剥下她上半身的衣服，然后把她拖到法場上去。

观众对于这个可怕事件的报告虽也讀过不少，但是这一点却是新鮮的。他們靜听着，感到一陣战慄，同时也被勾引起了一些邪念。他們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振作起来，而这出戏也就在大家兴致轉濃的时候結束了。

这时候，幕落下来了，大家有礼貌地鼓鼓掌。客人們站了起来，他們能够活动一下，感到很高兴；他們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现在点起了更多的蜡燭。大家都可以看清出席的人了。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他虽然也穿戴着很講究的，还可以說是很貴重的衣飾，但是处在这些盛裝的紳士和夫人們中間，总有点显得举止失措。他身材并不高大，眼睛深藏在厚厚的眼皮下面，下嘴唇很丰满，有力地向前突出，鼻子肥大而扁平，和額头几乎成一直綫，头部有点象獅子。他在大厅里到处走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認識他，很尊敬地回答他的招呼。“能够見到你，我很高兴，法蘭西斯柯先生，”他一再听見人家这样說。

法蘭西斯柯·德·戈雅先生对于阿尔巴女公爵邀請他来和这少数特邀的貴宾們在一起，觉得很高兴，同时大家对他的尊敬也使他感到愉快。从芬德托多斯农村来到阿尔巴公爵的府第，經過了一段漫长的历程，这段历程决不是容易走的，可是他已經来到了这里了。这个矮小的法蘭却，现在是宮廷画师，要是他給这些

貴婦淑女和大人先生們画像，还很难說是誰对誰表示好意呢。

他向維拉布朝卡老侯爵夫人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你觉得这个剧本和演出怎么样，法蘭西斯柯先生？”她問道。“我不能想像，”他回答說，“瑪莉—安东尼特王后会这样說話。如果她真是这样說話的話，我就不太覺得她死得可憐了。”侯爵夫人微微笑了一下。“不过，兩位陛下沒有来，”她說，“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在她的声調里稍微帶有一些狡猾的意味。她用美丽而又大胆的眼睛望着他，她的寬闊的、嘴唇很薄的嘴微微撇着。他也在臉上浮起一絲微笑，同时也想到侯爵夫人沒有說出来的意思，这就是說：要是讓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在整个晚会上听到他們的法国亲戚被送上断头台的悽慘声調，他們多半会感到很难受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給我画像呀，法蘭西斯柯先生？”侯爵夫人接着說下去。“我知道，我是一个老太婆了，你还有更有意思的工作要做。”他热情而且令人信服地否認了这种說法。侯爵夫人虽然已經五十五岁了，却依然是美丽的，在她身上还盪漾着一种逝去不久的丰富多采的生活的余韻。戈雅望了一眼這張見多識广的和藹而达觀的臉，他看了看她的簡朴高貴的深色衣服，柔軟的白披肩，在披肩上有一朵玫瑰花。她正是他少年时代想象中的貴婦人。他是很乐意給她画像的。

侍役長請客人們到宴会大厅里去，女公爵正在那里等着他們。戈雅陪着侯爵夫人一路走。他們徐緩地走过由劇場通到宴会大厅的画廊。这里挂着古代西班牙、法蘭德斯和意大利的許多偉大画家的杰作，走过每一張画的时候，大家都不禁要停下来欣賞一番。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中，牆壁上动人地照映出昔日的生括。

“我真是沒有办法，”侯爵夫人对戈雅說，“但是我喜欢拉斐



尔<sup>①</sup>。在这里挂着的画当中我最喜欢《神聖家族》。”与一般人的意見相反，戈雅并不十分推崇拉斐尔，于是他就很委婉地支吾其詞，作了回答。

这时他們已經来到画廊拐弯的地方，从大宴会厅的側門，可以看到卡耶塔娜·德·阿尔巴。按照古来的礼制，她坐在一个上面鋪着絨毯的不高的平台上，平台前面有一个孔格很大的小柵欄，把平台和宴会厅其它的地方隔开；她的服飾也不像一般貴妇人那样衣著入时，而是西班牙古老的式样。侯爵夫人微笑着。卡耶塔娜夫人就是这样：从法国傳过来的好东西，她是願意接受的，但是她不願意否認她是西班牙人。今天晚上的晚会是她主办，請柬是用她的名义，而不是用她和她丈夫的名义發出的。她主办的这个晚会的前半部是法国式，而后半部是西班牙式，这是任何人都無可非議的。但是，在自己家里，在一个晚会上，穿上西班牙式的服裝，簡直像一个“瑪哈”<sup>②</sup>，这就未免有点太大胆了。“她总是爱出新花样，我們的卡耶塔娜夫人，”侯爵夫人对画师这样說；接着她又用法国話說：“她是变幻莫测的。”

戈雅沒有回答。他默默地呆站在門楣下面，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阿尔巴女公爵。她在銀灰色的衣服上面，披着透花的黑色罩衫；她那不施脂粉的橢圓形的臉稍微呈黃白色，却又那么丰潤。她有着黑色的鬚髮，戴着一个高高的髮梳，周圍是蓬蓬松松的。她的脚穿着尖头鞋，从寬大的裙子下面微露出来，显得那么嬌小，那么纖巧。有一只小得可笑的白茸毛的小狗坐在她的膝上，她用戴着手套的左手輕輕地撫摩着它。她的右手沒戴手套，纖小渾圓，有点像小孩子的手，半扶着安乐椅的扶手；她用稍微

---

① 拉斐尔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偉大画家。

② 西班牙語，意思是“平民出身的少女”。